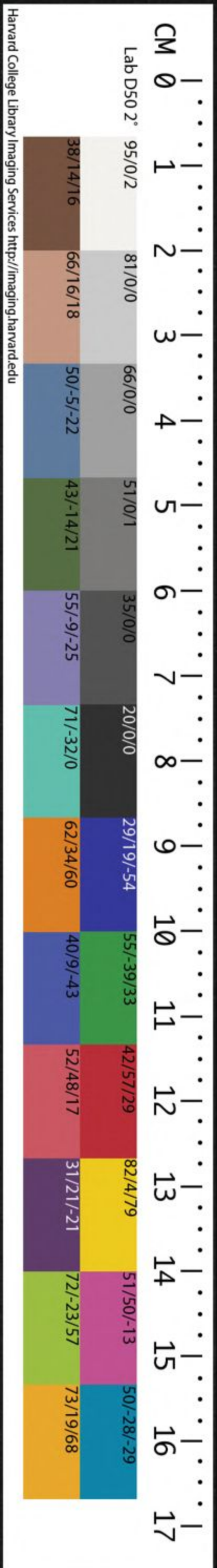


T 4681/426.1 (15)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R 5 1940



刑部律例

刑部

刑部律例

刑部律例

刑部律例

刑部律例

刑部律例

刑部律例

刑部律例

刑部律例

新刊增入諸儒說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三十六

刑法

刑制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書

刑制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虞舜聖

德聰明建法曰象以典刑常象法也法用流宥五刑宥寬也法

寬五鞭作官刑以鞭為治扑作教刑扑槓楚也金作贖不勤

刑誤而八刑出責災肆赦過也終賊刑過也於是

刑終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物天下

流共工于幽州幽州北裔水中放驩兜于崇山崇山崇

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名百雲氏之後殛鯀于羽山羽

東夷也在海畔按司馬遷曰舜派宥五刑者五刑中宥死

一明四凶不死也又舜與云派宥五刑者五刑中宥死

流故代死此二明四凶不流也又舜與言舜美臯陶作士曰

五刑有宅孔安國注云五流有宅召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

謂與或者謂便殺之所以辨也按左氏傳鮒則死焉則四罪

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若謂四凶加刑則流放之

居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商惟明克允刑言答絲能明天

夏啓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于社則戮之主前以

社主陰陰後又作禹刑

殷作湯刑皆叔向曰夏殷作刑洎紂無道興重刑辟有炮烙

之刑

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

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決旬而斂於正月朔日布五刑

十日也又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者國之五

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於正月布刑於天下又懸其書於象

魏布憲旌節出宣令懸書於門閭及都鄙邦國刑者王政所

重故丁一曰刑新國用輕典用新國新闢土立君之國二曰刑

平國用中典承平守成之法也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篡亂國

逆叛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政

罪若今無故入人家室廬舍上人車凡報仇讐者書於土殺

無罪謂同國不避者將報之獄官也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之

親者辜之辜之總服也謂焚燒也殺人者陪諸市三日之陪謂妨

反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過訟者告而誅之謂使人相殺

者獄止不受也過坐為賊盜者其孥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

于春梟春人梟人此二官之役今之奴婢入縣官者凡人凡有爵

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以五刑之法

者與七十者與未齒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以五刑之法

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別罪五百髡罪五百凡二千

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墨者便守門黥而無劓者

守關以醜貌也宮者守內於人道既絕也別者守囿無急行髡者守

積王同族不處宮刑是不翦其類也但髡頭穆王享國百

年旄荒孔安國曰王即位過四十年而旄亂忽命呂侯度作

刑度時所宜也訓夏贖刑穆王命呂侯作書訓揚墨罰之屬千劓

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火辟之罰其屬二

百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初制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及孔子

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

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化者罪及二代平殺人者

罪止其身又曰析言破律亂名改作執左道以亂政者殺作

淫聲造異服設怪伎竒器以盪上心者殺行偽而回言偽而

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

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以聽

春秋時子產相鄭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遺書強非之子產

報曰吾以救世弊也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武公

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武公

子宣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武公孝公初衛鞅請

變法令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

與斬敵首同賞慮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

者倍其賦有軍功者各以律受上爵為私闖者各以輕重被

刑大小戮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怠而
貧者舉以為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為屬籍明尊卑爵
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尊榮無
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其未布怒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
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此門者與十金人怪之
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
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
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
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便
者衛鞅曰此皆亂化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
甘龍杜鷲極非之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

苦之居二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

私鬪秦人大治而大悅

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罷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

魏代

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

屍

士卒死者及戮其屍

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

懸首於木上曰

梟

車裂徇滅其宗輕者為鬼

新取新給宗廟為鬼薪

後又體

解荆軻及平六國制夫藏詩書及偶語棄市

禁人眾語畏其謗也

以古

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且

律說論決為髡鉗戍邊築長城城且四歲刑也

燕人盧生切言始皇樂以刑殺為威

因亡去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

其後東郡星隕為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

胡亥立以趙高為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羣

盜起胡亥責李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腰斬夷三族

漢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曰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

有曲直盜賊有少當也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

之誅以三族注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殖其骨肉於市

醜也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

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即曰此輕罪不

以上皆當先請也類師古曰耐頰傍毛也音耐而後以三章之

法不足禦姦止禦遂令蕭何攔撫秦法攔音收拾音九取

其空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

戶三篇合為九篇叔孫通又制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

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彼律令以聞○惠帝二年制曰

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以為妖言是使眾臣不敢盡情而上

無由聞過失也其餘之又制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孫耳孫有

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為鬼薪白粲上進爵滿十者

孫立孫之子也言上遠祖耳聞之也今城旦舂有罪

婦人不在外徭徂春作米皆四歲刑也今皆就鬼薪白

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不為參刑之

年七十以上及不完除抄書律抄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

族罪○文帝制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

學律令空除之人有罪收其家罪疑者與人從輕於是刑罰

大省斷獄四百具寬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

曰諸當完者完為城且春代以完易完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

完此當言完當黥者髡鉗為城且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

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笞五百當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謂

人而自告得免罪者也及吏受賕枉法謂也而守縣官財物而即盜

之守律所謂主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

受財盜物賊汚之身皆此三罪已決完為城且春滿

三歲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

男子為隸臣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妾隸臣妾滿二歲為

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罪降為同寇

寇故其亡逃及有罪耐已上不用此令是後外有輕刑之名

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刑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

百率多死斬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斬○景帝

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及

吏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理所行所將行謂按察其餘飲食

計賞費勿論計所費而賈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贓為

盜他物論非飲食吏遷徙免罪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

為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為士伍者言從士卒之伍無爵罰

金二斤沒入所受制能捕告界其所受賊界與也以所受其

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諸死刑皆磔之於市今罷之若妖復下

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今年八十以

上八歲以下孕者未乳產乳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當鞠繫者

頌擊之頌讀曰容容罪死欲腐者許之如腐木不六年定鑄

錢偽黃金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

百笞二百曰百其定箠令本大也所以擊者薄也箠長五尺

笞臂先時畢一罪乃得更人行笞人更易自是笞者得全然死

刑即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孝武徵發煩數人窮犯法

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

法不告為故縱而所監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乃

急縱出之誅史釋罪人疑以為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

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官又辟四百九條

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此以

比文書既繁主者不能遍賭或罪同而論異孝昭制子首匿

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凡首匿者言其父母

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

置廷平四人平之成帝鴻嘉初又定今年未滿七歲賊鬪殺

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劣弱老眊

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

謗抵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婦女徒誠

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人七歲曰悼言未成人昏暗也

亡可刑罰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竒暴吏多拘繫犯法者

親屬婦人老弱其明勅百僚婦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

以上七歲以下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

也其當驗者即驗問就其所居定著令

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

縱無以懲肅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為刑罰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為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代康平因時施恩省者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乎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適匿之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繩墨天下稱安孝元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熾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定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為崇

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罷之○章帝時郭躬條奏請重文可從輕者三十一事著于令陳寵又代躬為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鈇鑕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詰讞五十餘事著于令寵復拘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拘猶勤也音二候反也溢出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七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王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為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待罪遂罷並具寬恕篇○安帝永初中法稍奇繁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為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三十三條為決事比比例也必寤反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

蠶室刑

西漢文景已除宮刑今復除蠶室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則其事矣

今申明

解賊吏三代禁銅狂易殺人得減重論狂易謂狂母

子兄弟相代死赦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

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

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十篇又集議駁三十篇以類相從凡

八十二事於是舊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群深陳其

便鍾繇亦贊成之孔融王修不同其議遂止於是乃定甲子

科記鉞左右趾者易於木械是時之鐵故易於木焉又以漢

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科半使半減也

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搗子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

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愁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

金之令聽以罰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

露故也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

著經以為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項刻追

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廉淫侈踰制以

為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

之制也商君傳習以為秦相漢丞其制蕭何定律除參夷德

坐之罪增部坐見知之條益事律擅興廐戶三篇合為九篇

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

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為令甲以下三百餘篇

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代有

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異篇實相持

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興律有上獄之法廢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揉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置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苑洪受 絹二丈附輕法論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亞物故附重法論之洪象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下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群劉邵等刪約舊

科旁采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劫掠恐喝和賣賣人利持質皆非盜事故今以為劫掠律賊律有欺謾作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剗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命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今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廢律有告及遠受科有登聞道辭故今為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鞠獄之法興律有上獄之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今為繫訊斷獄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

所以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故分為請賕律盜律
又有教辱強賊興律有擅興徭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
脩舍事故分為擅興律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辨
廢律有乏軍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
行有小愆乏及不知令輒効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宐
復為法故復別為乏留律秦代舊有廢置乘傳副車食曆漢
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是故後漢但設騎置故除廢律
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騎令其告及逮驗別入告効律上
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者以
為驚事律盜律有還贓卑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
為償科有平膚坐賊事以為償贓律盜律之初制無免坐之

文張湯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
舉効者與同罪失不舉効各以贖論是以文約而例通科之
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分別而免坐繁
多宜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
令中有教制本條無從坐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
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今
為省矣更依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
刑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二十有七各以為律
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無道腰斬家
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臨時捕之或汚渚或
梟薶夷其二族不在律令所以嚴絕惡路也賊鬪殺人以効

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得追殺之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讐所以止殺害也殺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無私財歐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故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凶強為義之縱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鞠之制省所以煩獄也改諸郡不自得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斯皆魏代所改其大略如此○司馬景王輔政時犯大逆者其法誅及已出之女毋乞儉之誅其子向妻向氏應坐死其族兄顓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妊繫獄荀氏訟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

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他族之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臣以為在室宜從父之誅既醮可隨夫之罰於是有詔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群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於是命賈充鄭冲荀顗荀勗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為刑名法例辨囚律為告劾繫訊訊斷獄分盜律為請賊詐偽水火毀亡因事類為衛宮違制撰周官

為諸侯律合三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
蠲其苛穢存於益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
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為令施行
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
其府為故事減臬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毋出女嫁
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補土沒為官卑
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
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娉為正不治
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
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

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聚又注律
表上之

宋文帝時蔡廓為侍中建議以為鞠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
言父祖之罪虧殺陳情義莫此為大自令祖令家人與囚相
見無乞鞠之詳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不辭朝議咸以
為允從之時王弘上疏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死太
重請加主守至十疋常偷至五十疋具寬劉秀之為尚書右
僕射請改定制令疑部人殺長吏科議者謂值赦宜加徒秀
之為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長之旨若值赦但止徙送便與
悠悠殺人曾無一異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
謂宜付尚方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在為都官尚書

奏改定州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督
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刑究之實愚謂
此制宜革自令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言郡并送囚身委
二千石親臨覆辨必收聲吞疊然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
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
者不怨坐者尤恨

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為一書凡千五
百三十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

梁武帝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
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罪者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之時齊
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使損益舊本以為梁

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
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偽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
九曰繫訊十曰斷獄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
曰毀亡十五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廐十
九曰關市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
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制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伎能
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子六十疋又
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
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
十斤男子十六疋贖髡鉗五歲刑笞二百金一斤十二兩男
子十四疋贖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

金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金一斤男子八疋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男子四疋罰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男子一疋罰金一兩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至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二十鞭杖十又有八等之差一曰免官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論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罰則不得以人士為隔若人士獄罰連捍不疑宜則罰者先參議牒啓然後科行斷食者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老小百

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因有械扭斗械及鉗並六輕重大小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刑鞭法鞭常鞭三等之差刑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鞣反舌不去廉皆作鶴頭細長尺二寸把長二尺七寸廉三寸靶長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抄諸督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餘半後決中今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鞣鞭小杖過五十者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間事諸罰皆用熟鞣鞭小杖其制鞭

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子妹未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資財沒官其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黥面為劫字黥音都感反髡鉗補治銷士終身其下又謫運謫配材官理士尚方銷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左錮禁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請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諸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者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補謫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黥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

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杲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請議禁錮之科若搢紳之族犯虧名教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師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將妻入役不為年數不在贖罪之律父母緣坐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賊驗昭然而不疑伏則上測以士為桴高一尺上員劣容

囚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扭上及一上則七刻
日每上三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三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
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鑕三重其五歲刑下並鑕一重
五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
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若有官者贖一歲
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準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鑕亦不
許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拳手至市脫手械及拳
手馬音拱兩當刑於市者夜須明兩須晴朔日八節六齊
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寺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
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
史三公錄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

及治署治察囚冤枉

後魏起自比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刑法每以
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以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
騷然其後當死者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
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
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人出盜官物一
備十及道武既平定中原患舊制大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
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麈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四
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
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輟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女焚其家
巫蠱者負殺羊抱犬沈諸泉當刑者贖負則加鞭二百畿內

人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園溷女子入春臺其痼疾不逮
于人守苑園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
後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
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言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
當死者定按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辭然言乃刑之諸州囚之
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得
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兇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貪暴於閭
閻真君中以有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
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
誅崔浩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
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帝)大安中以

庶士多因酒致酗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
有日程增置候官伺察諸違犯贓二丈皆斬又增律七十九
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
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櫬也孝文太和初制不令裸形
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
士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羣行剽劫
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大枷復以繩
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
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疑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疋義贓
二百疋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賅
詢之路始絕帝哀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其後又詔犯死

罪若父母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作按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宣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輕重先無成制請造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頗有定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從第五以上皆當刑二歲免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邢巒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猶有餘資得降階而敘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盡永既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為縣公公為侯侯為伯伯為子子為男至于縣則降為鄉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鄉男散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

齊神武乘東魏政遷都於鄴群盜頗起遂立嚴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同籍配為樂戶其不殺人及賊不滿五疋魁首斬從者死妻子亦為樂戶小盜賊滿十疋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驛從者流

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群官判定魏朝麟趾格又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魏舊式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鬪訟八曰賊盜九曰捕斷十曰毀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

輓之輓音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于邊裔以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男子長徒女子配春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鑠輸作左校而不髡無保者鉗之婦人配春及依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五十四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二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有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歲七十八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

六疋各通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笞十以上至死又為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減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又爵秩比視者小閹癡并過失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為罪人盜及殺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官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賤廢非犯死罪皆言繫之罪刑年者鑠以枷流罪以上枷杻械死罪者桁之即決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脅而不中易人杖長三尺五寸大頭徑二分半小頭徑一分半決三十以下者杖長四尺

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罪鞭長十為一負閑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殿繁局十負為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為負焉又列重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其犯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科條簡要又勅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法律其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

後周文帝秉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脩撰新律革命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衛宮十曰市鄽十一曰

國號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侯十八曰廐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二十五曰斷獄大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至千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流衛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鎮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九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死刑五一曰磔二

曰絞三曰斬四曰梟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
不立十惡之目而重惡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義內亂之罪
也凡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群攻鄉邑及入人家者殺之無罪
若報讐者造於法道七報反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準
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笞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
散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鑕之徒以下散之獄成
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於笞而殺之市唯皇族與有爵者
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五金六兩至十兩
贖徒刑一年金十一兩二年十五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
斤兩兩五年一斤八兩贖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
遠近為差等贖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

止應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
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數滿乃
坐當減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以下各以一
等為差為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流者皆甄一房
配為雜戶其為盜賊發逃亡者懸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
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鞭杖十收中絹一疋流徒者依
限歲收絹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
徒刑三旬鞭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
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略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法
煩而不要又初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齊之舊俗
未改昏政盜賊姦宄頗垂憲章其年又為刑書要制以督之

其大抵持杖群盜一疋以上不持杖群盜五疋以上監臨主
掌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
戶及丁五以上及地傾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澆詐頗
息焉宣帝虐忍無度令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

隋文帝初令高穎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日死刑二有
絞有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千里
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
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
至千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象
首輻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為五年徒
為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置十

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
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
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尤除
名其在八議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減一等其品
第九以上犯者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為負負十
為殿笞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
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十斤每
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銅百二十斤犯
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
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
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

丞有司訊考皆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蹀拔扼之屬盡除之訊囚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為之程而行杖者不得易人又勅四方辭訟有枉屈縣不治者令以次經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搨登聞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又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萬條以為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勅蘇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千餘條定留唯五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廩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偽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疎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兼子員前

決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斷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躋駁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便決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十三年改徒及流並為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決帝無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驛斬之又於殿前決人或有盜一錢亦死○煬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又勅脩律令除十惡之條時斗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皆三倍為差杖百則三十斤矣徒一年者六十斤每等加三十斤為差三年則百八十斤矣流無異等贖二百四十斤死同贖二百六十斤舊制豐門子弟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下制曰諸州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條為

十八篇詔施行之謂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衛宮三曰違制四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十曰盜十一曰鬪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廩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偽十八曰斷獄其五刑之內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決罰訊囚之制蓋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其後帝外征四夷內窮嗜慾兵革歲動賦歛繁滋盜賊蜂起更為嚴制

大唐高祖起義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叛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即位制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洪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

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為二十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具寬恕篇又定令千五百九十條為三十卷貞觀十一年正月頒行之刪武德正觀以來勅格三千餘件定留七百條以為格十八卷七年十二月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目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無刪改遂分格為兩部曹司常務為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為散頒格四年有司又撰律疏二十卷頒天下麟德二年重定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緝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勅律令格式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空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

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使免遺忘

貞觀二年七月刑部侍郎

按覆文理反諸州應奏之事並尤為諸司尋檢格式輕重又

先有勅當司格令並書於廳事之壁此則百司皆合自諸

式不唯刑部獨有典章訛弊曰深事須改正勅旨空委諸曹

各以本司雜錢置所要律令格式其中要節仍准刑部檢事待

官廳壁左右丞勾當事畢日奏其所請諸司於刑部檢事待

本司寫格令武太后臨朝又令有司剛定格式加計帳及勾

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以來垂拱以前詔勅便於

時者編為新格二卷太后自製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

為當司行用為垂拱留司格時韋方質詳練法理又委其事

咸陽尉王守謹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識者稱為詳密

其律唯改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剛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

來制勅為散領格七卷又剛補舊式為二十卷頒於天下

三年八月勅應酬功賞項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此例景雲

其制勅不言自今以後及求為常式者不得率引為例

初又勅剛定格式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

元宗又令剛定格式令名為開元格六年又令剛定律令格

式名為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令剛緝舊格式律令及勅

摠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剛除之二

千一百五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

成律十二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初格十卷

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

月奏上之勅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

蘇曰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衰以法律行仁義三代之

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天

張

下之民被於其化循循翼翼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
禁故其法律雖不用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至
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
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唐之初大臣房杜輩為刑統
毫釐輕重明辨別白附以仁義無所阿曲事兼見寬恕門不知周
公之刑何以異此但不能先使務為仁義使法律之所禁
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時然要其終亦能使民勉為仁義而
其所以不若三代者抑有由矣政之失非民之罪也言其仁義行法律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變其節目而存其大體

按國朝會要太祖建隆三年大理寺實儀言周刑統科條繁浩或有未明請加別詳定乃命儀與蘇正堯等同撰集凡削出百九條增八十五條成三十一卷曰重定刑統唐之刑統五代相因仍用之本朝即周刑統刪脩

蓋其為比閭小吏奉之以公則老姦大猾束手請死不可
漏落然而獄訟常病多盜賊常病眾者則亦有由矣法之
公而吏之私也夫舉公法而寄之私吏猶且若此而況法
律之間又不能無失其何以為治蘇文

秦曰唐虞以後有天下者其所任之術大抵不過詩書法
律二端而已蓋純用詩書者三代也純用法律者秦也詩
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適為名實者漢唐也何以
知其然邪夏商周之興也治教政令既本於道德之意而
舟車器械亦出於義理之文其迹載於典謨訓誥誓命之
篇而其旨寓於國風雅頌之什當是時也聖賢之學著而
百家之說熄帝王之制舉而伯者之事廢議事以制不為

刑辟故曰純用詩書者三代也魏又侯之師李悝論諸國之法著為法經其徒商鞅用以相秦始作牧司連坐告匿之法而輔以詆欺文致給微之事晚節末路至於焚書坑儒偶語者棄市是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故曰純用法律者秦也漢高祖納陸賈之言命為新語用叔孫通之說而使定禮儀見陸賈叔孫通傳可謂知所取矣而以三章之約不足禦姦於是蕭何攬撫秦法作律九章而張湯趙禹之徒又為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唐自太宗誅封倫秦漢之論用魏公帝王之謀見魏證傳可謂知取捨矣而朝廷郡縣百官有司所以朝少從事者一出於律令格式之文故曰詩書法律雜舉而並用迭相本末迥為名實者漢唐也賈生曰今或言禮義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周秦事以觀之也嗚呼若賈生可謂知治體矣秦少游文

新刊增入諸儒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三十六

新刊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三十七

刑法

詳讞

周官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貨訟謂以財

造至也使訟者兩全至必入束矢者取其直也造七報反以兩

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致於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

也獄者各取券書入鈞金必入三日乃理之重刑也斤為券書不

以三刺斷庶人獄訟之中中所謂罪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

三曰訊免也刺殺也訊訊罪定聽人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之

刑宥寬也人言殺殺之訊訊罪定聽人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之

曰辭聽觀其出言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三曰氣聽觀其氣

杜氏通典詳節卷三十七

則四曰耳聽觀其耳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須槐不直則眩然凡聽五刑

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意論輕重之序

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有罪思念也淺深俱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

愛以盡之其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

以成之已行故事曰比也成獄辭吏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吏

屬也漢有正於周承禮卿師之正以獄成告于大司寇大司寇聽

之棘木之下周禮卿師之屬辨其獄訟異其死刑之罪而要

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司寇及正共會其朝三公以獄

之成告於王王三宥然后制刑宥寬也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遺忘穆王作

呂刑曰兩行具備師聽于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

辟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五刑弗簡正于五

罰下簡核謂不應五刑五罰弗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正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求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

相往來皆病法或舊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大人

者皇乎聽獄乎皇尤必盡其辭矣又曰聽獄者或從其情或

從其辭又曰聽獄之術三理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

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又曰今之聽

人者求所以殺之古人聽人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以生之

乃刑殺焉

漢高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使有罪不論無罪久繫

漢書卷之九十七 刑律 第五十五

自今已後獄疑者皆讞所屬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謂
處斷讞平議也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
景帝後元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
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罪
矣假令讞訖其理不當欲令理獄者務先寬自此獄刑益詳
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四年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
生吏或不奉法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
罪者不伏罪姦法為暴甚無謂也諸獄疑若雖文致於法而
罪人心不厭者則讞之原贖宣帝置廷平員四人使平刑
獄

范曰易中孚之象曰君子議獄緩死中孚者信發於中也

議獄緩死者出於至誠也古者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
王命三公參聽之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
刑先王謹重如此故刑清而民服范文公唐鑑

守正

周代晉悼公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陣也魏絳戮其僕僕御晉

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

殺魏絳言終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曰君乏使臣斯司馬斯

臣聞師眾以順為武順其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

君合諸侯臣不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

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敢致訓至於用錢

用錢斬揚臣之罪重請歸死於司寇致身於司公駭而出曰

干之僕也干之僕也

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矣反設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欲明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略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於冀宮顛顛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顛之脊人皆懼曰顛顛之有寵也斷脊以徇而況於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殺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叔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疎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君至於無刑也漢文帝嘗行中涓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蹕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

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乃罰金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

公共且方其時上使族之則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不信於民也帝良久曰廷

尉當是後有盜廟而前王鞅釋之奏當棄市帝大怒曰此人

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

曰且罪等得死罪也不以逆順為本今盜宗廟器

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音步陵音步一抔土音步不

陛下何以加其法音步帝許之

議曰釋之為理官時無冤人綿歷千祀至今婦美所云法

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之尉天下平若為之輕重是法不

信於民也斯言是矣又謂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言非

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勅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
時為吏者趨於法矣○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
都尉秦彭為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
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彭無斧越何得殺
人躬曰一統於督謂在部曲也前漢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專
軍別將有異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開督師且漢制祭戟即
為斧鉞戟有衣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誅
弟故報兄重報論也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言兩報重
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
命之謬於事為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
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詩小雅如砥貢賦君子

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

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官司恩寬帝
以曠為忠直遣每朝於五品行中參見曠又告少卿趙綽濫
免囚徒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
以為曠不合死帝乃拂衣入閣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
他事未及奏聞帝命引入閣綽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為
大理少卿不能馭掌固徒使曠獨挂大刑死罪一也囚不合
死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繆言求入死罪
三也帝解頰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盃酒飲訖并以盃
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

大唐貞觀初太宗務止姦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

史受餽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所謂陷其入罪恐非導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寮曰矩庭折不肯面從天下何憂不治○其年温州司戶參軍柳雄於隨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肯與爾死罪遂固言是真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偽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其斷當但與死罪胄曰陛下既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于四五然後赦之仍謂之曰胄但能為我作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七年具州縣令裴仁軌於後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於一庶士遵之於下與天下共之

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詐為資蔭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偽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擬賣獄乎胄曰陛下既付所司臣不虧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許殺之既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順忿違信臣竊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上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對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今則反是

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太宗然其言由是失入者各依律文○上元三年九月左威衛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為所昭陵栢大理奏官減外並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執奏稱罪不當死上引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栢是我不孝必須殺之仁傑又執奏上作色令出仁傑進曰臣聞逆龍鱗忤人主自右以為難臣愚以為不難居桀紂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令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昔漢文帝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魏文帝將徙冀州士家十萬戶辛毗引裾而諫亦見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以威懼今陛下不納臣恐瞑目之後而羞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之

象魏徒罪死罪具有差等豈有犯罪極刑即令賜死法既無恒則萬姓何所措手足陛下必欲變法謂從今日為始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栢殺一將軍千載之後謂陛下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於不道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為善才正我豈不能為我正天下也○武太后時徐洪敏字有功延載初為司刑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顏餘慶與博州刺史虺冲同反餘慶博州人冲先放粟債於貴鄉百姓遣家人餼索許餘慶為徵所得徵錢冲家人自買弓箭餘慶兼修啓疏於冲直敘寒温并言債負不可徵得敬同遂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

實其弓箭非餘慶為市遂奏餘慶與沖同謀反曹斷緣會永昌赦稱其與虺貞同惡魁首並已伏誅其支黨未發者將從原放遂准律改斷流三千里侍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為沖徵債叶契兌謀又通書萃即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勅依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足以謝愆污其害寧可以塞責今據餘慶罪狀頗共虺沖交涉為沖理債違勅是情於沖致書在反為驗既屬永昌恩赦在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曰其餘虺貞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使者特赦原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屬尚書曰殲厥渠魁名例律曰造意為首魁即其帥首乃元謀魁帥首謀已露者既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從元宥伏請

既探並字足明魁首無遺餘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為支黨少其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魁亡亦應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將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為支黨況非常之恩千載罕遇莫大之罪萬死蒙生豈令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生之伍更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德今赦而後罪即不如無赦生而又殺則不如無生竊惟聖朝伏當不爾餘慶請依後斷為支黨處流有功玉階具奏太后大怒抗聲謂有功曰若為喚作魁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元謀太后又曰餘慶可不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虺沖敗日並合伏誅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勅徵債與虺沖買弓箭何為不是魁首

有功又對曰違勅徵債誠如聖旨所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
又謂曰二月內與沖徵債八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
又對曰所通之書據狀是寒温其書搜檢不獲餘慶先經奏
訖通書徵債只是支黨太后怒少解乃謂曰卿更子細勘問
是支黨不是支黨奏來當時百僚供奉及仗衛有三二百人
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動奏對無差人皆伏其膽力直而
不撓○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勅朝堂杖之
黃門侍郎張廷珪執奏曰御史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
流即流不可決杖而可殺不可辱也

張曰昔者先王之時議事以制不為刑辟者何也

左傳鄭

鄭鑄刑書晉叔向非之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

夫天下之情無窮而刑之所治

有極使天下之吏操有限之法以治無窮之情而不得少
議於其中而惟法之知則天下之情無乃一枉於法而失
其實歟是以先王之時一權諸人而不任法是故使法出
於人而不使人出於法自秦漢以來治天下之具苟且滅
裂務使天下為不可欺而待天下之吏以謂不可使少行
其意也故一切任法而廢人余嘗悲夫後世任法之弊也
蓋其弊非獨法不足以盡其情而其極乃至於變其情而
令諸法益罪無必而易移法有限而難動故罪輕而法重
也不幸無輕刑以處之則有入之重者矣罪重而刑輕也
不幸無重刑以當之則有出之輕者矣變情而附法失情
而合文不畏情之不盡而慮法之不合益其間有所謂疑

慮而止諸有司者十不過一二而已矣嗚呼任法以治天下而天下無正刑矣余嘗推其原而後悲夫天下之事未始不自賢不肖始也先王之時天下之事簡肅而精脩其人才皆足以遏絕天下而上有聖哲之絕德故堯舜之際與夫三代之盛時至於鳥獸之無情陰陽之不可測而人之才智皆能為之故其後有秦龍御龍之官而四時之官皆能候天下之氣導其節而制其和由是言之則人之所以精思極慮以治事也功者何如哉自聖人之亡其後世比于先王之盛固以少減而天下之事日以繁亂詭偽生於其中而信厚之德薄人之賢者不及於先王之時而間之以不肖至於近古而任人之道益已大壞賢不肖混亂

而不可知天下之事日已廢缺夫惟得人如先王之時故可以捨法而不任而賢不肖之相半也故人與法並行後世非無賢也而要以不可知故一婦之法推其原求其本則法之弊益出於人之弊也

張文潛文

新刊增入諸儒議論通典詳節卷三十八

刑法

赦宥

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一刺曰訊羣臣二刺曰訊

群吏三刺曰信萬民刺殺則三記聽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

一服之刑宥也人言殺殺之言寬寬一宥曰不識再宥曰

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謂愚人無識過失讞謂若輩過失殺以

而殺一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又國君過市刑

人赦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甚密克之刑疑

當罰罰疑赦從免其理墨辟疑赦其罰百銖刑疑則赦從罰人劓

辟疑赦其罪惟倍倍百銖剕辟疑赦其罪倍差倍差為五倍

錢 宮辟疑赦其罪六百錢宮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輕至重者事之宜大辟宜赦其

罰千錢五刑各入罰也禮曰疑獄汎問與衆共之衆疑赦

之管仲曰文宥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

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人之仇讐也

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

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姦邪繁故赦

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景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宮刑也如扶櫬生實

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

臣無識知惟願謹無赦而已章帝章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

四月丙子以前減死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

發覺鄭躬上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

死罪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氏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詔

令不及皆當重狀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為赦前犯死罪而

繫在死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諸邊帝善

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

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

北齊赦曰武庫令設金鷄及鼓於閭闔門外之右勒集囚徒

於闕前搥鼓千聲脫枷鎖遣之

大唐令曰赦日武庫令設金鷄及鼓於宮城門外之右勒集

囚徒於闕前搥鼓千聲訖宣制放其赦書頒諸州用絹寫行

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猶徵正贓餘贓非見在及收贖之物限內未送者並從赦降原○武德四年王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持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月十三日發雲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除赦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以更新因何王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遷下人若為取則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婦兒啞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兇者賊良人昔文王作罰刑滋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令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唯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謹赦

司馬曰赦者害多而利少非國家之善政也虞書曰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謂過誤有害則赦之恃惡自終則殺之非不擇罪之有無并赦之也漢大司馬吳漢病篤光武親臨問所欲言對曰惟願陛下慎無赦而已王符亦曰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蜀人稱諸葛亮之賢亦曰軍旅屢興而赦不妄下出王本傳然則古之明君賢臣未嘗以數赦為美也國家順天心子愛百姓發號出令必先至仁然數赦之弊猶未能去又古之赦者其出無常謹嚴周密不可前知姦民猶抵冒以待之況今國家三年一郊未嘗無所赦每歲盛夏皆

有疎決猾吏貪縱大為姦惡悍民暴橫侵侮善良百千之中敗無一二幸而發露率皆亡匿不過周歲必遇赦降則晏然自出復為平人往往指望謂之熱勅使原愆之民憤挹懦恐凶狡之羣志滿氣揚豈為民父母勸善沮惡之意哉且疎決之名本以威暑之際恐囹圄之中有滯積寃結有司不為申理使無所告愬故天子臨軒親加慮問平其枉直無辜則赦有罪則誅使久繫之人一朝而決故能消釋沴氣迎導太和非謂不問是非一切縱之也詞馮溫

馬曰古者明王之治五變而刑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蓋事之至于五變然後刑名可以舉九變而後賞罰可言言以謂驟而舉刑名則天下之人不知道之本驟而舉賞

罰則天下之人不知教之始不知教之始則未足以奉法不知道之本則不足以從政雖然先王以教而化民以刑而禁民而天下之民不幸而或陷於憲綱者聖人則原其情省其過之小者肆之過之大者赦之蓋赦者聖人以之宥天下之過也可以行而不行則傷乎仁不可以行而行之則失乎義故世之議赦宥者曰或以宥疎而不宥數或以宥數而不宥疎是疎者太簡數者太繁蓋論赦者語其當否而不論其疎數也故三代之前罪之過誤則其罪之雖大也不可以不赦估姦使然則其過雖小也不可以不刑蓋曰眚災肆赦怙冬賊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至於周禮刑有司刺掌三宥三赦之法曰不識曰過失曰遺忘以

為宥之可用止於如此曰幼弱曰老耄曰蠢愚以為赦之
可行上於如此由是觀之宥赦之法在乎當其時而用之
則為天下之利不當其時而用之則為天下之害故魯肆
大責而春秋譏之管仲亦曰赦者小利而大害各而不勝
其禍無赦者小害而大利久而不勝其福以為天下之危
皆知赦之為福而不知無赦之為有禍是以議其赦之大
大乎馬子

蘇曰刑之有赦其來遠矣周之八議有可赦之人而無可
赦之時自三代之衰始聞有肆赦之公然皆因天下有非
常之事凶荒流離之後盜賊垢汙之餘於是有所沛然洗
濯於天下而猶不若今之因郊而赦使天下之凶民可以

逆知而僥倖也平時小民畏法不敢逆起當郊之歲盜賊
公行罪人滿獄為天下者將何利於此而為之老蘇文

寬恕

湯出野見張羅四面者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
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
乃叛桀而歸湯

漢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
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餘之人或吮詛
上以相約而復相謗謗欺也初為要約共行言詛復相欺詐中道而止無實事吏以為大
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人之愚抵死至也自令有
犯死者勿聽治時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秦惡政務在

寬厚恥言人過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訂相并吏安其官人

柔其業風流篤厚禁網踈闊○文帝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

者予入人從輕斷之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謂普天教有

刑措之風感齊女于淳于緹營言除肉刑其肉刑○景帝之初

制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官刑罪人不孥德侔天地然

知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論幸而不死不可為人謂不詳其定

律笞五百日三百笞三百日二百猶尚不全自令吏及諸有

秩皆受其官屬所監所行所將行謂按察也音下其與飲食計償費

勿論計所費而當罪○昭帝制曰自今子當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

其尸也其刑○昭帝制曰自今子當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

父母皆勿坐凡首匿者言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

孫罪殊而皆上請廷尉以聞○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

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者以

其君臣篇大臣揚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語而殊嘗侍讌從容

言陛下持刑大深空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

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

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法令者欲其難犯

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自典文者不能分明是欲罪元元之

不逮豈中刑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成帝河平中

詔曰南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其大避之罪二百甫刑即周書

呂侯號曰呂刑後改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

為甫侯故又稱甫刑

餘萬竒請他比日以益滋竒請為常文外王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附之

增伴條也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及可

蠲除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以下有司

家之言詩大雅之言王有誥命之即仲山父不能因時廣宣上

恩建立明制但鈎撫微細毛舉數多以塞詔而已毫毛謂舉

也是以大議不立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道

理者也塞謂不通

班固曰自建武永平人亦新免兵革之禍有樂生之慮與

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

之吏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象之間什八可謂清矣其十少

然而未能稱意比崇於古者以其疾未除而刑本不正也

後漢章帝初尚書陳寵上疏曰今斷獄者急於勞格酷烈之

痛執憲者繁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以逞威福帝納

寵言每事務於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鈇鑕諸慘酷之科說

曰鈇鐵鉞也其炎反鈇音陟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

十餘事文致謂前人無罪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初寵曾

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篡位父子相與

歸鄉里閉門不出入乃收藏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

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於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

三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平也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家

世掌法務存寬平決獄斷刑多依於恕乃條諸重文從輕者

十餘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律令陳寵又代躬為廷尉數議

疑獄每附經典事從輕恕活者甚眾寵復鈞校律令刑法溢

於甫刑者除之鈞猶動也音工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

禮記曰禮經三百出禮三千鄭禮篇多亡今數未也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

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去禮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

表裏者也合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耐者

之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

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漢興以來三百

二年憲令祕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宣令三公

廷尉平定律令應經合義者可使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

千八百并合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

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後寵得罪遂罷

宋文帝元嘉中王玘為衛將軍輔政上疏曰同伍犯法人士

不罪科然每至誥謫轉有請訴若常垂恩宥即廢法不行依

事紀責則物以為苦謂宜更其制使得憂苦之衷又主守偷

五疋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進主守偷五

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既得小寬人命亦足以為懲戒從

之

大唐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條殺八劫賊昔軍叛

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静因開皇律令而

損益之盡刪大業苛慘之制五十三條務存寬簡以便於時

及太宗初令公卿更議絞死之屬五十條免死唯斷其右趾

應死行多蒙全活太宗尋又矜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

應死行多蒙全活太宗尋又矜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

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內刑乃在死刑之外內下於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便是以生易死足為寬法上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玘獻上疏駁律遂令參掌刑改之於是與房玄齡等建議以為古肉刑既廢制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則足是為六刑減死意在於寬加刑又如煩峻與八座定議奏聞於是又除斷趾法改役流三千里居作殿中監盧寬持私藥入尚食厨所司議當重刑上曰祇是錯誤不解遂赦之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者皆以律斷對曰原情有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

云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利於棺售故爾今法司覆理一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令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奏曰但遇良善平恕人斷獄允當者賞之即姦偽自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職也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下及尚書議之後大理引匹過次到岐州刺史鄭善果上謂演曰如鄭善果等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囚同例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又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孫配沒會有同州人房強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強當從坐太宗嘗錄四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顧謂侍臣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乎用刑之道當

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罪何有不察其本而一槩加
誇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及逆有二一為與師動衆二為
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
寮詳議於是玄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尸按令祖有
蔭孫之義然則祖孫親重而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讎死
據禮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者俱配役其
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流為役從
之自是比古死刑殆於其半據隋代舊律減入徒者七十一
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
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
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朔望上下

弦二十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蝕及假日並得奏決

死刑因大理丞張蘊古交州都督盧祖尚並以忤旨誅斬帝

尋追悔遂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二日中五覆奏下諸州

三覆初河內人李好德風疾瞽目有妖妄之言詔大理丞張蘊古按其事蘊古奏好德疾病有後法不當坐理書侍

街史撻萬紀初蘊古貫屬相州好德兄厚德為其刺史情上

在呵縱又盧祖尚同辭文州並處斬既而悔之遂有比制

又曰古之行刑君為徽樂減膳朕廷無恒設之樂莫知何徵

然對食即不啖酒肉自今以後令尚食相知刑人日勿進酒

肉教坊及太常並宜停教曹司斷獄多據律令雖情有可矜

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覆理有據法合

死而情在可宥者宜錄狀奏自是全活者甚衆其五覆奏決

以前一日一覆奏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而已著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通鑑

之於令四年十一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太宗以暇日觀

威附背脊乃歎曰夫鞭者刑之最輕者也死者生之至重者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致死自古帝王悟不亦悲夫即

此制有六年十二月上親錄囚徒放死罪二百九十人婦孺

家令明年親來就刑其後應期畢主詔悉原之○高宗即位

導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常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

對曰見囚五十餘人唯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全少甚喜也總

章二年五月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者多致殞斃乃下詔

曰別於律外決杖一百者前後總五十九條內有盜竊及蠹

害尤甚者令量留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廢武太后

長壽三年五月勅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之仍容三五日裝

未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開

元十年六月勅自今以後准格勅應合決杖人若有便流移

左貶之色杖訖許一月日內將息然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

乘輿臨時發遣二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

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

不栖至是有雀巢其對於是百寮上表賀以為幾至刑措天

寶元年二月勅官吏准律應犯枉法贓十五疋合絞者自今

以後特宥加至二十疋仍即編諸格律著自不刊六載正月

勅自今以後所斷絞斬刑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

詳定處分

論曰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遞減唯輕開闢以來未有

斯比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命務在哀矜臨於勦
絕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茲煦漚藏
於骨髓雖武太后革命二紀安祿山傾陷兩京西戎侵軼
賊此竊發皇輿巡狩寓內憂慮億兆同心妖氣旋廓刑輕
故也國家仁深德厚固可侔於堯舜夏殷以降無足徵矣
〔呂曰〕臣竊謂治亂興衰之因剛柔強弱之勢亦猶四時之
寒暑一日之早暮也何以言之唐之季世十國分裂五代
因之而循姑息苟且之政王室衰弱不能號令四方至於
藩鎮交攻甚則跋扈天下之亂極矣是失之太柔而太弱
也周世宗粗能有斷稍震國威後世已有英武之稱然法
制不立其弊猶在天祚我宋 藝祖開基首平澤潞次討

揚州既取荆湖廼伐巴蜀先收嶺表遂定江南 太宗初
年閩浙納上又興師河東於是僭偽悉平天下一統矣是
國初得之於太剛而太強也 故太宗皇帝偃武脩文躬
勤庶政賞罰號令百度一新至道中嘗謂侍臣曰晉漢以
來朝廷削弱政教凌遲主暗臣強紀綱大壞朕即位之初
始懲五代弊改革故鼎新別立一朝之法于是遠近騰口
咸以為非二三人臣皆舊德耆年猶有異論朕執心堅固
不惑其說晝夜勤行于今二十載矣雖未能上比古聖至
於肅清寰宇脩明憲度興利除害絕姦倖之源亦無慙於
古朕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四方之政百司庶務雖至
細微朕皆一一留心豈有往時壅蔽下陵上僭之事乎由

是觀之 太宗不惑羣言剗革弊政躬親萬務為子孫建億萬世基業當時不為不艱難也其所以然者無他焉反唐末五季之失立中庸可行之制而已 天聖明道十餘年東朝垂簾僥倖滋開姦佞少肆所以推恩益廣行法愈寬法寬則不足以禁姦恩廣則遂容於濫進天聖七年侍御史劉隨言近年內外庶官志務僥求公行請托或對見之際涕泗以祈恩或勞效甚微銜鬻而邀賞亦有藩翰之臣職崇位重表章不遜奏請靡厭至如按察之司燕安頤望以容姦為大體以舉職為近名以巧詐為賢以括退為拙以至貪殘之吏黜於貨賄老疾之徒固知止足務進者都忘廉恥營私者不顧典刑請行申儆上為降詔以戒中

外士人無取寔以成風也景祐 仁宗親政稍肅紀綱奈何小大之臣不能丕變宰輔猶多以私干請則里戚近習不論可知也朝廷造令之地刑賞之施合取進止率皆引例以決重輕例之重輕往往出於堂吏之手則天子威權悉致於例故景祐二年九月參知政事 宋綬上編脩中書總例四百十九冊自 宋綬脩例之後至皇祐元年例已成二千六十八冊例愈繁矣非○祖宗獨斷之意也慶曆中樞密副使富弼謂近來紀綱甚紊隨事變更兩府執政便為成例施於天下咸以為非而朝廷安然奉行不思剗革至使民力殫竭國用空匱吏員冗而率未得人政道闕而將及於亂賞罰無準正邪未分夷狄交侵盜賊充斥

師出無律而戰以敗令下無信而民不從法制不立淪胥
至此富弼當日所陳可見其政事委靡之不振也明年杜
衍入相封還內降世稱衍能排抑僥倖號為賢相而仁
宗亦語近臣曰朕宮內以杜衍不可而却之者多於所封
還臣觀杜衍不能以平時所學啓迪上意大正紀綱救當
時之弊而乃區區以封還內降一事自取直名有識者羞
之然居相位百有餘日比之固位偷安迎合苟容不顧廉
恥之人固有間矣亦不夫為太平之賢相也嘉祐蘇軾判
科對策乃曰陛下以至仁柔天下兵驕而益厚其賜戎狄
桀傲而益加其禮如人之噓而不能吸以戟之對推之祖
宗禁暴戢姦之科治兵禦敵之制至此因循廢弛之可見

也故景德中詔揀汰三司吏之老疾者而三司後行宋正
等聚眾喧訴詔中丞杜衍第投瓦礫肆醜言無所忌彈太
子中舍陸東獻文得試學士院命改轉中允賜進士出身
而東意望館職於閣門擲物不受寶元中張士遜拜相以
京卒禦邊驕蹇不服因以竊發士遜與章得象入朝捨轡
徒行滅燭以免慶曆八年閏正月衛士作亂至寢殿縱火
傷宮人凡此數者皆由法制太寬紀綱不立亦浸至柔弱
之弊也是時群臣上疏多陳脩復 祖宗之政比比皆是
不能率舉如寶元初慈溪縣尉裴明允陳十事謂 太祖
太宗肇創洪基削平亂迹擲風汰雨垂三十年 真宗恭
儉而奉承之其治亦已至矣晚年為姦邪所惑信尚虛無

崇奉過當財用甚耗伏見歷世之君思極於治莫不效法
先聖必革前王以立規矩控御臣下或乃奉行祖則以守
丕圖而近年以來姦臣竊命多廢祖宗舊規臣恐政令有
虧綱紀漸隨小又康定中益州隱士張俞上宰相呂夷簡書
亦曰今之機務之大宜有內外先治於內後治于外則天
下可安所謂內者百官也外者夷狄也古之治亂莫不先
自內而成於外也閣下宜近舉 太祖 太宗之故事開
導天子之聰明使大善有非常之賞大惡有非常之戮則
百官可正守宰可平庶務可脩萬民可治然後正兵耀武
雷動風行威懷四裔而叛臣可誅矣 國家四聖傳授八
十年兵革不用三十餘載財富於古兵倍於初武夫謀臣

充庭溢列不以此時議除天下之患而論 欲述周漢之
事以類方 今之執失之遠矣又慶曆間侍御史知雜何
郊上言 太祖太宗以武功定太平 真宗以及陛下承
治平之後純用文德以入宇內然用文之久其失在過寬
循環相救乃無衰弊今之政令紀綱多所不舉蓋失於寬
之漸也以 陛下聖明之資加有 祖宗典刑其在但當
總覽威柄以奮乾剛之斷凡有賞罰不以親疎不以遠近
示之以必行俾政令紀綱粲然復興天下敢有武文自營
廢令不舉者一按刑章誅之使人有畏上之心則積寬之
失可救也是時余靖亦奏自古帝王必因大災變大患難
然後明君側身宰輔叶力增修治道以救時危臣愚以謂

當令為陛下計者但能天子自覽威權大臣公行賞罰
內擇百官外擇將帥沮蠻夷之氣塞盜賊之源優民力足
國用則天下久安之執也臣觀裴明允張俞之言皆以
太祖太宗曰規為說何郊亦以為失於太寬祖宗典
刑具在與余靖之論皆欲天子總覽威權自奮乾斷然
仁宗四十二年翼翼小心勤儉之德聞于後世亦不失為
太平仁厚守文之賢主也增詳

新刊增入諸儒議論通典詳節卷三十八



新刊增入諸儒議論通典詳節卷三十九

州郡

序目

昔黃帝方制天下立為萬國易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蓋舉

數及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矣若顓頊之所建帝嚳受

之創制九州統領萬國雍荆豫梁冀青交陽至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絕

使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如舊制也舜攝帝位分為十二州雍

河梁冀青營徐兗揚故虞書云肇十有一州是也夏氏革命又為九

州塗山之會亦云萬國四百年間遞相兼并殷湯受命其能

存者三千餘國亦為九州今統天下冀荆豫雍揚兗徐幽載

祀六百及乎周初尚有千八國而今天下為九畿方里王曰

畿其外曰侯畿亦曰服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

又外曰衛畿又外曰蠻基又外曰夷畿安服也又外曰鎮畿

又外曰藩畿藩服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即九畿也各相去五百里為限也至成王時亦

曰九州屬職方氏揚荆河青兗雍幽冀并其後諸侯相并有千二百國

及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

吞滅不可勝數而見於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百知土地

所在三十國蠻夷戎狄不在其數遠乎下分地理上配天

象所定躔次揔標十三及周之末唯有七國秦昭王時西周盡亡其地邑三

十六只三萬受獻而歸其人至莊秦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襄王滅東西周之王國七城而已

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榮南帶皆臨大海漢與以地太大

更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改雍曰涼梁曰益又

置徐州復禹舊號置交初為交州也復北有朔方初為朔方後為并州凡

為十三州部刺史司隸并荆兗荆河揚冀幽青徐益交涼而不常所理至哀平

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

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

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後漢光武以

官多役煩乃併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為十三

州部司隸治河南今河南河治譙今鄭兗治昌邑今魯郡徐治鄆

都音談今臨青治臨淄今北涼治隴隴今天水并治晉陽

准郡下邳縣冀治鄆阿名反今趙幽治薊今范揚治歷陽今郡荆治

原今太冀治鄆阿名反今趙幽治薊今范揚治歷陽今郡荆治

漢壽今武陵交治廣信今蒼梧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

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拒帝永興初有縣二千六百八十一亭萬

二千四 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

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荆河

交青徐涼秦冀幽并揚雍分涼州至秦州理上郡徐治彭城今天水郡

治襄陽今郡充治武有郡國六十八東自廣陵年親征幸廣

威今郡並因前代陵故城及旋師留張遼屯壽春每丘徐諸葛合肥明帝青

郡故魏明帝肥西北三十里築新城吳軍攻不拔即廬江

破於三城之下者沔口建安十五年文聘為江夏太守鎮馬

地有所必爭之也其後吳軍頻攻不拔青龍後屬吳鎮

今漢西陽守黃初中滿寵令將襄陽建安二年徐晃守

兵以備兵孫權遣數千空田於江北為滿寵破之西自隴

西是今郡南安將姜維來伐攻龍西南安皆不尅祈山明帝

二年蜀將諸葛亮攻祈山城不漢陽明帝青龍二年蜀將

按今同谷郡長道縣東十里葛亮來伐遣兵備於此

水即今天陳倉建安二十四年因蜀將破夏侯惇以數萬人攻

陳倉是將軍郝昭以千人守二十餘日不拔在今縣東是並今扶

颿郡重兵以備蜀○蜀主全制巴蜀置益治成都梁治漢中

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建安未破魏將夏侯惇後魏大將白帝

繼鎮於此興執後主延熹七年將軍王平守之魏也白帝

先主章武元年屯之遂為重鎮後主建興並為重鎮○吳主

十五年吳將全琮來攻不尅即今雲安縣並為重鎮○吳主

北據江南盡海置交安治龍南編今廣孫權置南海郡荆江陵郡今

郢治江夏揚治建業今丹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權黃

武初被蜀將先主後得之孫皓不從今巴東郡西陵建安二

因蜀將關羽北詩魏將于禁等于襄陽陸遜為安都守鎮此

黃武初蜀先主來伐遂大破之後步開陸抗並鎮馬即今夷

郡樂郡吳孫皓建衡二年陸抗所築樂鄉城後朱然脩之

城降在今江陵南郡自得之孫皓未尅關羽後蜀將麋芳亦降遂

縣松滋縣東南郡自得之孫皓未尅關羽後蜀將麋芳亦降遂

之晉軍平吳當陽侯廿元巴丘建安十九年將張戎仕廷並守

郡夏口紀建安十三年孫權守之及晉平吳將軍胡奮赴於此即

江夏武昌孫權甘露元年將軍王成赴於此即今江夏郡縣守皖

城建安十九年孫權尅之孫權赤鳥四牛渚圻孫皓天紀末

平吳大將王渾起於此即濡須塢建安十七年築後曹公西

今宣城郡當塗縣株石也孫權嘉禾後陸邾城赤烏四

南百八並為重鎮其後得沔口孫權嘉禾後陸邾城赤烏四

十里常以三萬兵成之今齊安郡鄒廣陵孫亮建興三年衛自三

西界臨江與江夏郡武昌郡對廣陵孫亮建興三年衛自三

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守彼此不常纔得遽失

則不暇存也今略其久經屯鎮及要害之地焉已共守嶺亦畧

鎗不可偏舉○晉武帝六康元年平吳分為十九州部置司

地亦於此

州治洛陽今河南兗治廩丘今濮陽是荆河治項今淮陽郡冀

治房子今魏郡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荆初治襄陽後

治江陵今郡揚初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三輔為雍治

京兆府今分隴山之西為秦治上邽今天水益治成都分巴漢

之地為梁治南鄭今漢中分雲南為寧治雲南今郡幽治涿今

陽郡分遼東為平治昌黎建安東府交治昌編今南分合浦之

北為廣治番禺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二凡州百五十有六縣

千一百有九以為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士及永嘉南渡境宇

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建武初雍

丘今陳留縣逖死北境漸蹙大興四於是荆河自淮等郡以

青四州青今東萊東牟高密北及徐州之半今彭城琅陷劉

留郡縣

曜石勒以合肥戴若思鎮守之淮陰劉魏鎮守即壽陽祖約鎮守後

季龙死後復之泗口臨淮郡宿縣界角城安帝義熙中置為

重鎮成帝時鄧守將退屯襄陽咸陽初魏謫屯鄧為劉曜將

陷石勒尋復之便翼朱序皆鎮於此又郡穆帝時平蜀漢永和

桓溫西討復梁益之地益州則漢川又遣軍西入關至灞上

七年桓溫討符建於今京敗再北伐一至洛陽永和十二年溫

將姚襄於降一至枋頭廢帝太和三年桓溫又討慕容暉破其

得郡縣軍旅又失洎符堅東平慕容暉五年西南陷蜀漢西

北尅姑臧孝武太和五年張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為堅有及

堅敗太和再復梁九年將郭益蜀郡太守任權斬符堅青徐

兖荆河內之地其後青兖陷於慕容德安帝國諱改焉

鎮廣固即今北海郡也荆河司陷於姚興崇安以彭城為北

境藩扞鎮守後益梁又陷於譙繼初陷每因劉石符姚襄亂

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城然大抵上明今江陵

縣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淮陰常為晉氏鎮守其刺史州

是重鎮有不經攻圍互義熙以後又復青兖司荆河梁益之地

而政移於宋矣武帝北平廣固晉安帝義熙六年平慕容

北西定梁益九年譙縱又尅長安征平姚盡得河南之地

長安尋為赫連勃勃所陷至廢帝榮陽王景平中武牢以西

復陷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為正凡二十有二州揚治建

業南徐治京口今丹徒縣徐治彭城南兖治廣陵兖治瑕魯

南荆河治歷陽荆治汝南今汝陽縣江治尋陽今郡青治

縣

臨淄治歷城今濟南郡縣後治廣冀治歷城司治義陽郡

荆治南郡郢治江夏郡湘治臨湘沙今長雍治襄陽梁治南鄭

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今蜀寧治建寧今雲南廣治南海交治

龍編越治臨漳今谷浦郡自東晉成帝時中原流民多南渡

今紀其所置離合非一不能詳制焉郡凡二百三十有八縣千

一百七十有九初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寇魏犒

礲滑臺武牢洛陽四城犒即今齊陽郡城滑臺今虛昌郡

礲音口交反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軍寇弘農開方二城

並今弘以東攻滑臺不克而乎礲守之尋皆敗退元嘉二

弘主謀於滑臺敗歸時柳元景拔於是後魏主大武總帥經

彭成臨江屯於瓜步今廣陵郡退攻盱眙不拔而旋盱眙今

攻圍陽郡今不拔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

荆河州西境悉陷汶是沈始二年徐州刺史薛安都引魏軍自

將慕容白膠所陷安都以彭城常珍則長淮為北境僑徐兗

於淮南鍾離立徐州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今東海郡東海

其後十餘年而宋亡然初強盛也南鄭襄于懸瓠元嘉二十

主大武率兵攻圍女南太守陳憲等拒彭城歷城東陽帝景

四十餘日魏人積屍與城齊不拔而退彭城歷城東陽帝景

旬初魏鎮守後魏攻圍數城皆為宋民藩扞○齊氏淮北之

地所以全少青州治昫山今東海郡冀理渦口今臨淮郡荆

河治壽春今不常具所後或治淮南政治北兗治淮陰

北徐鍾離今又置巴東治巴今雲其餘州郡悉因宋代州二

十有三郡三百九十有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其為頻為後

魏所侵至東昏永元初沔北諸郡相繼敗沒今南陽郡又遣軍北

伐敗於馬圍屯益城魏馬圍城去襄陽三百里時陳素在文圍

界郡又失壽春水元二年荆河州刺史魏後三年齊亡生齊氏二

十四年內難繁興不遑外略始全盛也南鄭明帝建武二年

及東昏暴虐北境彌蹙也樊城今襄陽郡安養縣建武中後魏

來伐梁州刺史蕭懿守樊城主孝文率兵十萬數旬攻圍將

曾武拒棄陽義陽壽春高帝又建桓崇相鎮謂曰兵衝要地

萬至敗淮陽角城明帝初後魏南侵連口煦山為重鎮梁氏

州郡多沿舊制天堅中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

有五其後更有折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白侯

景逆亂建康傾陷墳籍散逸不可得而詳焉初武帝受禪數

年即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天監三年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

之又魏將元英破將軍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於淮南

淮北至有勝負自天監四年肥紹魁裴邃魁崔丘城响山城尋背

敗唯合雖得懸瓠彭城俄而又失天監六年魏軍主白早生

肥獨存彭城魏刺史李憲自齊東昏永元二年宋大通初大舉北伐

魏揚州刺史李憲自齊東昏永元二年宋大通初大舉北伐

淮北城鎮相次寇平直至洛陽暫為梁有宋大通元年魏將

及少主魏朝大亂遣將陳慶之率軍送元顥為魏主入河陽

六旬五日爾朱榮來攻慶之渡河守北中府城數日顥敗慶

之亦奔退所得之地尋亦失其後又服漢中之大將蘭欽

失漢川經四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

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西魏清大

初侯景以十二年來降旋為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

盡復淮南江北之地得傳國璽反于齊三年西魏將大抵雍

州今襄下澆音堆戍漢東郡東南夏口白苟堆遣將克雄為南境

鎮請備之在今汝南郡真陽縣碇石城今汝陰郡合州

鍾離將康絢淮陰响山為重鎮天監三年角城十一月東莞太守慶宗

並降入魏梁氏比於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淮肥

以長江為境文帝大嘉初湘川今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郡之地

有州四十有二地轉狹而於前代故不可詳郡百有九縣四

百三十有八宣帝大建中頻年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

地將吳明徹於壽春破更經略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

屬高齊國亡又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自五大

年北伐七年破齊軍九年又破問將梁旋為周軍所敗悉虜

其泉時梁士彥守明徹退帥全軍投於清口也自是江北之

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為界西地來降又遣將周羅侯攻

新野尋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後主禎明二年歲欲守

荆門將什肅據之安蜀城將顧覺鎮之公安將陳紀鎮之巴

陵已不並風靡退散信州道大總管清河公楊素自峽中角

安郡隋軍自採石隋將韓擒京口賀若弼渡江而平之後

魏起自北方至道武率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今博陵

縣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遷都平城今雲慕容氏喪敗遣將南

略地至于滑臺許昌今彭城明元年大常中始於滑臺許

昌置兵鎮守道武大興中長孫肥等寇滑臺大武帝時又得

蒲坂於河長安統萬始光中遣軍伐赫連昌統萬即赫連所

統萬後遂滅赫連統萬即赫連所

都今朔神麌中宋師來伐礪礪今濟陽滑臺武牢今河南府

成將皆不守尋並復之神麌二年宋將到安頓升仲德等擊

敗走大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三年東伐馮弘並滅之

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懸瓠彭城

青州之南而已其後帝自南征遂臨瓜步宋淮北城鎮守將

多有敗沒太平真君十一年因宋將王玄謀來侵礪礪城

帝乘勝獻文天安初自河之南長淮之北皆為魏有時因宋

子助之亂遣將慕容白曜等破朱將沈文文遷都洛陽

秀畢衆歆薛安都崔道因常珍等遂有其地孝文遷都洛陽

又得壽春景明初齊將裴叔業以壽春來降續收漢川至于

劔閣兼得淮而之地英初梁將馬仙呬於義陽遂有其地

莊帝時梁軍洛陽數旬敗走永安初因爾朱榮害胡太后少

魏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三四年後分為東西魏矣皆權

臣擅命軛輟齊自永安末年爾朱世隆稱兵入洛圖籍散亡

不可詳記今按舊史管州百十有一郡五百十有九縣十二

百五十有二按魏收史所藏州郡是東魏靜帝武定中其時

而編自大武以後漸更強盛東征西伐尅定中原屬宋明以

後及于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有侵掠而退不旋踵

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進取不常所守也○北齊神武

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至蒲津齊神武自總大衆至蒲津竄

秦自風陵齊河至潼關高敖曹入武關西魏乘勝攻

陷陝州周文帝率李弼等東征下陝郡神武西至沙苑其年冬

大敗而

靖郡今馮西軍又乘勝襲陷洛陽如西魏將獨孤明帝西師又至

于河陰縣今洛陽時拒守河陽城潘相樂守北城後周文帝親

征不西師敗歸亦棄金墉道走神武遂敗其城如願其後神武

攻圍西魏王璧不尅與守之四年今絳郡稷山縣西師來伐至于

甲山武定初周文帝親征神武後神武又圍王璧不尅武定四年

將韋孝文襲遣將圍潁川拔之自賦定五年六月攻城陷於是河

南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陽今平陽郡悉入西魏文宣之代

命將略地兩際于江矣天寶二年屬矣景亂梁遣辛術南討

國通和武城渭河中築戍於軹關河清二年遣斛律光築其

年周軍至洛陽敗還晉公獲統軍將揚後主武平中陳軍來

侵盡失淮南之地武平五年以後陳將吳徽鎮歲來周師攻

於河陰大城有疾班師幼主崇化末西師敗拔晉州今平陽

因之國滅齊都於業自東西魏之後天下三分梁陳有江東

宇文有闕西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有七郡百六十縣三百

六十有五文宣天保七年已併省州三郡百五當齊神武之

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師大舉西伐周師東

討者三焉魏征者齊神武周文帝統師自文宣之後魏守境而

已大抵西則姚襄城今龍門之郡西則姚襄所築四臨黃河

二年大將斛律光破洪洞今平陽郡北故城四固垂復控

周兵於城遂立鎮焉要險崇化末周師既赴晉州其

以城降周靜晉州武平關三關並今絳栢崖今河清縣西軹

關河陽南則武牢陸子章增洛陽北荊州今陸渾縣東孔城

防今伊闕縣東汝南郡今臨汝郡魯城今汝南郡魯置兵

南故城是

以防周寇白洛陽之南襄城汝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

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西魏大統中東魏師至浦津敵

至浦津二年齊神武親征文帝東征尅陝州兼得宜陽郡郟郡

征至河陰先勝後敗魏大統四年曹案成於玉壁大統八年

齊神武攻圍不尅至十二年文帝又至印山先勝後

敗大統九年得梁雍州十六年登舉州內附廢帝初尅平漢中

又遣軍平蜀文帝西征至姑臧後又

江陵齊王廓元初于台是塲理西有姑臧西南有全蜀

南至于江美明帝武成二年况陽武陵長沙衡陽等也其河

南自洛陽之東之北河東自平陽之界屬于高齊至武帝建

德中東征拔齊晉州城尋又東征破齊師於晉州城下建德

攻拔晉州使梁士彦守之齊後主來乘勝平齊後遣軍破陳

軍於呂梁明帝破陳將也其東南之境盡于長沙通計州

二百十有一郡五百八縣千二十有四當全盛戰爭之際則

至壁初王政不拔遂置勲州邵郡齊子嶺今王厚縣東二

處通洛陽故函關城武帝保定中黃櫨三城今永宣陽郡

陝州土刻北今長水郡一曰三荆將獨孫信畧定北荆州今

今淮安郡荆陽鎮今汝州魯山縣置兵以備東軍○隋文

帝開皇三年遷都大興城即今遂廢諸郡以州治人自前

九州而漢加置十三州晉宋之後今折漸多至于魏齊後周

繁割據蜀立天下分裂其於州部乃倍兩漢之地隋氏以官

則因人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人名自九載廓定江表尋

則因人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人名自九載廓定江表尋

則因人弊遂廢五百餘郡而以州治人名自九載廓定江表尋

以戶口滋多折置州縣煬帝大業初移洛陽城即今又平林

邑更置三州既而併省諸州三年改州為郡乃置司隸刺史

分部巡察本領諸郡五年平定吐谷渾更置四部大凡郡

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

百一十五里東南皆至于海西至且未隋氏西境唯得今燉

北至五原即今九原郡按隋氏之盛極于此矣○大唐武

德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其邊鎮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

以領軍戎至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自因隋季少割州郡

倍多前代貞觀初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一曰

關內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

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西道九曰劔南道十曰嶺

南道既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東西九千五百十里南北

萬六千九百十八里高宗平高麗百濟得海東數千餘里旋

為新羅辣羯所侵失之又開四鎮即西境拓數千里者闐疎

勒茲焉者諸國矣景雲二年又分鎮二十四都督府分統諸

州時議以權重不便尋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置

採訪使以檢察非法京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關內多以京河

南治東河東治河河北治魏隴右治西山南西治襄山南東

中治漢劔南理蜀淮南理廣江南東理吳江南西治章黔中治

嶺南治南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節度使十

使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足每歲經費衣賜則

千二十萬足段軍倉則百九十萬石人凡千二百十萬開元

天寶

每歲邊用不
過二百萬
鎮西節度使
治安西二萬四千
靈西掘統龜茲

國馬耆國
在治所東于闐國
南在治所西
疏勒國
在治所西北

庭節度使
治北庭都護府
管兵八十二萬
人馬
防制突騎施
堅昆

斬啜
西北七千
去突騎施
三千餘里
北去
聖管
瀚海東
府北庭都護

元中置
管兵七千五百
足建康軍
張掖郡
管兵五千三百
聖人馬
初王孝

所東去
治百里
靈寇軍
張掖郡
東北千餘里
大寶二年
置管兵
玉

門軍
酒泉郡
西二百餘里
武德中
楊恭又置
管兵
墨離軍
昌晉

郡西
北千里
管兵
五千四百
里
豆盧軍
激煌郡
城內管兵
四千

所七
新泉軍
會靈郡
西北二百里
大足初
元振
張掖郡
守捉

東去
治所
五百里
管兵
烏城守捉
武威郡
南二百
交城守捉

武威郡
西二百
白亭守捉
武威郡
西七城
五百人
朔方節度使
靈理

武郡
管兵
六萬四千七百
萬人
捍禦北狄
統經略軍
靈武

內管
兵二萬七
豐安軍
靈武郡
初置
管兵
八千八百
十餘里
萬歲

安遠城
靈武郡
東北二百里
黃河外
景龍中
韓西城
北九原郡

外八
千里
景龍中
韓公張
仁愿置
管兵
七千餘
里
安北都護府
亦曰

降城
景龍中
韓公張
仁愿治
所
黃河北
岸置
管兵
二千餘
里
東城
榆林郡
東

景龍
韓公張
仁愿
管兵
七千
六百
里
馬振武軍
單于都護府
城內

管兵
九千
七百人
馬
河東節度使
大原府
管兵
五萬

衣賜
糧五
十萬
石
犄角朔
萬統天
兵軍
大原府
城內
聖曆

人馬
五千
雲中郡
守捉
東南去
鞏于府
二百七
十里
調露
中

馬千
二百
足東南
大同軍
侵裴行
儉破突
厥置
管兵
七千
七百人

馬五
千五百
足南
橫野軍
安邊郡
東北
四百
十里
開元
中

去治
所八
百餘
里
大同軍
侵裴行
儉破突
厥置
管兵
七千
七百人

去治
所八
百餘
里
大同軍
侵裴行
儉破突
厥置
管兵
七千
七百人

南去馬千八百里西定襄郡去理所百八十里管兵二千八百人

樓煩郡去理所百八十里管兵二千八百人

范陽郡節度使理范陽郡管兵六千五百人

威武軍密雲郡城內萬歲通天二年置管兵二百里清夷軍

南去理恒陽軍常山郡城東開元中北平軍博陵郡置管兵

高陽軍管兵六千城內唐興軍管兵六千城內橫海軍

平盧節度使理柘城郡城內開元初置管兵盧龍軍

室韋鞞鞞統平盧軍柘城郡城內開元初置管兵

安東都護府西去柘城郡二百七十里管隴西節度

使理西平郡管兵七萬五千五百人

中移就節度衙官兵萬河源軍西平郡西去柘城郡

白水軍西平郡西去柘城郡

威戎軍西平郡西去柘城郡

管兵千集置莫門軍臨洮郡城內儀鳳二年置管

郡城內管兵五十積石軍年置管兵七千八百人

郡府內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平夷守捉安鄉郡

開元二年郭知運劍南節度使理蜀郡管兵三萬九百

置管兵三千人

人馬千八百里西定襄郡去理所百八十里管兵二千八百人

樓煩郡去理所百八十里管兵二千八百人

范陽郡節度使理范陽郡管兵六千五百人

威武軍密雲郡城內萬歲通天二年置管兵二百里清夷軍

南去理恒陽軍常山郡城東開元中北平軍博陵郡置管兵

高陽軍管兵六千城內唐興軍管兵六千城內橫海軍

七十萬石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蜀郡城內管兵萬四

翼郡通化郡五百四十人通化郡維川郡東二百七十人維川郡通

郡西二百七十人天寶軍元平戎城東八十里在維川郡東開蓬

里管兵五百人交川郡臨翼郡北百里管平戎城恭北郡

置管兵一千八百人盧山郡臨中郡西二百人江源

郡貞觀二十一年裴行洪源郡先置管兵千人陸象昆明軍越嵩

開元中移置管兵五千寧遠軍越嵩郡西昆明縣南開雲南軍

管兵二千澄川守捉雲南郡東一千六百南江郡威川郡西二百

人歸城郡管兵四百人嶺南五府經略使理南郡管兵萬五

道自綏靜夷獠統經略軍南海郡城內管清海軍恩平郡城

千桂管經略使始平郡管容管經略普寧郡管兵鎮南經畧

使安南都護府管邕管經略使朗寧郡管兵又有經略守捉

使三以防海寇長樂郡經略使管兵七東萊郡守捉管兵天

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八縣千

五百七十六有三羈縻州郡不在其中折衝府五百九十三鎮

安南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

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今東極安東府則漢遼東郡也其漢

之玄免樂浪二郡並在遼東郡之東今悉為東夷之地今西

極西府其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則漢代戎胡所據皆未得詳

歐陽曰自三代以上莫不分土而治也後世鑒古矯失始

郡縣天下而自秦漢以來為國孰與三代長短及其亡也

未始不分至或無地以自存焉蓋得其要則雖萬國而治

詩

失其所守則雖一天下不能以容豈非一本於道德哉唐
之盛時雖名天下為十道而其執未久暨其衰也置軍節
度號為方鎮鎮之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其兵
驕則逐帥帥疆則叛上土地為其世有魏博傳世五至
復 彌年更十世有州七 成德更二姓傳五世至 元入朝
劉總入朝六月朱克融反傳四十二世有州九 有傳世五至
澤路傳三世有州五 倉景傳三世至 程權入朝十六年李
全畧有之至其子同捷而滅有州四
干戈起而相侵天下之執自茲而分然唐自中世多故矣
其興救難常倚鎮兵扶持而侵凌亂亡亦終以此豈其
利害之理然歟自僖昭以來日益割裂梁切蹙天下別為
十一南有吳密 揚行密 浙錢 荆高 湖馬 閩王 漢西 有之

李茂 蜀建 北有燕劉仁恭 晉李克用 而朱氏所有七十八州以
為梁莊宗存 初起并代取幽滄有州三十五其
梁魏博等十有六州合五十一州以滅梁岐王稱臣又得
其州七同光破蜀已而復失惟得秦鳳階成四州而營平
二州陷于契丹其增置之州一合一百二十三州以為唐
石氏石敬瑭 入立獻十有六州于契丹而得蜀金州又增置
之州一合一百九州以為晉劉氏劉知遠 之初秦鳳階成復
入于蜀隱帝時增置之州一合一百六州以為漢郭氏郭威
代漢十州入于劉昫世宗取秦鳳階成瀛莫及淮南十四
州又增置之州五而廢者三合一百一十八州以為周
朱輿因之此中國之大略也其餘外屬者疆弱相并不常

其得失至於周末閔已先亡而在者七國自江以南二十

一州為南唐太祖開基八年自劍以南及山南西道四十

六州為蜀太祖建隆六年自湖南北十州為楚太祖建隆

保權自浙東西十三州為吳越太祖太平興國三年自嶺

北四十七州為南漢太祖開寶四年自大原以北十州為

東漢太宗太平興國四年而荆歸峽三州為南平太祖

四年高繼中又合中國所有二百六十八州而軍不在焉

職方考

又曰考隋唐地理之廣狹戶口盈耗與其州縣廢置其盛

衰治亂興亡可以見矣蓋自古為天下者務廣德而不務

廣地德不足矣地雖廣莫能守也嗚呼威極必衰雖執使

之然而急勿心驕滿常因盛大可不戒哉唐地理志

新刊增入諸儒議論杜氏通典詳節卷三十九



